

叶永烈 / 著

# 出没风波里

| 修订版 |

钩沉影响中国现当代进程的  
人物与事件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 温情而珍贵的记录·错过就遗失的讲述

叶永烈在历史的“角落”里发掘了诸多有价值的“现代文物”，抢救出许多历史见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再现惊心动魄的一幕幕……

### ★ 在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

我前往北京中南海，对陈云夫人于若木进行详细采访。她回忆了她与陈云在延安结识的全过程、陈云的家庭生活、陈云的经历以及陈云晚年的生活，还谈了于家的身世。她说，她是第一次谈这些问题。

### ★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

我请朱仲丽谈王稼祥，她谈了许多、许多，其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第一件事是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之中，王稼祥立了大功。朱仲丽向我讲述的第二件事，是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的。

### ★ 走访共青团中央原书记胡克实

胡克实说，邓小平有着锐利的目光，思想非常敏捷。邓小平平日话不多，要言不烦，从不拖泥带水，讲话很深刻。

胡克实用“人品高尚，襟怀坦白”八个大字形容他所深知的胡耀邦。

### ★ 三访张耀祠将军

1992年10月，我又一次飞往西南某地再度采访他。这一回，当我再度问及拘捕江青的情况时，他终于打破了沉默，首次披露了真实的详情，并给我看了有关这一情况的手稿。

上架建议：时政·纪实

ISBN 978-7-5455-7199-8



9 787545 571998 >



天地出版社官方微信

定价：88.00 元

叶永烈 / 著

# 出没风波里

| 修订版 |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出没风波里 / 叶永烈著.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23.2 ( 2024.11 重印 )  
ISBN 978-7-5455-7199-8

I. ①出… II. ①叶…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22 ) 第140344号

CHUMO FENGBO LI

## 出没风波里

---

出品人 杨政  
作者 叶永烈  
责任编辑 杨永龙 李建波  
责任校对 杨金原  
封面设计 尚上文化  
内文排版 九章文化  
责任印制 王学锋

---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38号 邮政编码: 610023 )  
( 北京市方庄芳群园3区3号 邮政编码: 100078 )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电子邮箱 [tianditg@163.com](mailto:tianditg@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2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4年11月第4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7.25  
字 数 668千字  
定 价 8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7199-8

---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 028 ) 86361282 ( 总编室 )  
购书热线: ( 010 ) 67693207 ( 营销中心 )

---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题 记

江上往来人  
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  
出没风波里

[宋] 范仲淹：《江上渔者》

# 目 录

## 第一章 上海的“北京作家”

最熟是北京	/ 2
在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	/ 6
京华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 10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	/ 17
访问张闻天夫人刘英	/ 24
田家英夫人忆田家英	/ 36
对胡乔木夫人抢救式的采访	/ 52
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	/ 61
武光回忆华国锋	/ 66
走访共青团中央原书记胡克实	/ 71
采写《邓小平改变中国》	/ 79
在吕正操将军家中	/ 91

## 第二章 上海的“海”也很深

温馨和上海	/ 96
查清傅雷夫妇死因	/ 98
寻找“戴大口罩的姑娘”	/ 106
含泪写下《斯人独憔悴》	/ 118
“上海王”柯庆施之死真相	/ 124
闯入托派禁区	/ 139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	/ 158
上海豪门叛逆	/ 171
为上海女作家戴厚英写下《非命》	/ 182
听沈寂聊前尘旧事	/ 197

## 第三章 红色之路

“红色三部曲”的来历	/ 202
破解《红色的起点》的难题	/ 207
中共一大代表的“座次”	/ 212
采访茹志鹃的长兄	/ 216
采访两位九旬历史老人	/ 221
追寻神秘的侦探	/ 226
在南湖“红船”上	/ 231
历史的误区和被遗忘的角落	/ 235
主线·谜团·细节	/ 239

来到天下第一山——井冈山	/ 246
访问“红都”瑞金	/ 250
庐山浓缩着一部中国现代史	/ 254
在革命历史名城遵义	/ 261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 264
千里迢迢访延安	/ 267
寻觅重庆谈判的历史踪迹	/ 276
在美国看蒋介石日记	/ 284

#### 第四章 追踪 1957

采写傅鹰使我注意起“反右派”	/ 290
反右派运动的导火线——匿名信事件	/ 293
《人民日报》质问：这是为什么？	/ 297
《这是为什么？》的内幕	/ 302
对《这是为什么？》起草者的考证	/ 305
“左派人士”卢郁文	/ 307
“左派”父亲与“右派”儿子	/ 312
追踪匿名信的来龙去脉	/ 316
来到“大右派”葛佩琦的小屋	/ 322
赵君迈忆罗隆基	/ 332
章伯钧夫人病榻上的谈话	/ 335
与“右派诗人”流沙河一席谈	/ 338

采写“诤友”彭文应	/ 343
闯进“极右派禁区”	/ 349
在美国采访“带刺的玫瑰”林希翎	/ 358
飞往西南采访“小右派”	/ 370
推出《反右派始末》	/ 377

## 第五章 采写《“四人帮”兴亡》

花费心血最多的一部著作	/ 386
着手探索“文革”进行曲	/ 392
《浩劫》一书在桂林受挫	/ 395
王张江姚传记相继问世	/ 400
千方百计查找“文革”档案	/ 405
走南闯北寻访“文革”见证者	/ 411
走访“文革”重灾户陆平	/ 419
写下《常溪萍之死》	/ 424
寻访“炮打张春桥”主炮手	/ 429
“高干医疗小组”透露重要信息	/ 434
终于找到黄敬胞妹俞瑾	/ 438
韩哲一回忆“安亭事件”	/ 443
走访王洪文的“死对头”	/ 449
采访王洪文贴身秘书	/ 454
查清江青的年龄以及入党之谜	/ 459

“江青保姆”秦桂贞的回忆	/ 464
三访张耀祠将军	/ 470
走近江青历史的知情人	/ 473
寻访毛远新	/ 478
采访关锋始末	/ 485
戚本禹给我的印象	/ 496
出版《王力风波始末》	/ 504
采访陈伯达的曲折过程	/ 514
姚文元获释与“法新社事件”	/ 525

## 第六章 采写万里传记

《改革开放大功臣——万里》缘起	/ 532
最初我说“容我考虑”	/ 534
万里其人	/ 537
采访“万老大”	/ 540
前往中南海拜访万里	/ 543
万里妹妹万云的回忆	/ 547
采访万里次子万仲翔	/ 551
万里女儿谈父亲	/ 556
走访万里的秘书们	/ 561
“房地产博士”孟晓苏谈万里	/ 565
安徽省原省长王郁昭的回忆	/ 569

寻访万里故居	1574
来到万里母校曲阜师范	1578
完成《改革开放大功臣——万里》	1582

## | 第一章 |

# 上海的“北京作家”

## 最熟是北京

一晃，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经半个多世纪。我常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尽管我并不是上海人，可是我出去，人家都称我“上海作家叶永烈”。

如此说来，对于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却摇头。

莫非最熟的是故乡——温州？

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便离开了温州。此后，虽说隔几年也回一趟温州，却总是来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所以，故乡留给我的仍是童年时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温州，写了篇温州散记，题目就是《不识故乡路》——因为温州这些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除了市中心旧城区，我“不识故乡路”了！

最熟的究竟在哪里？

我说：“最熟是北京。”

这倒并不因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上了六年学。其实，做学生时，我忙于学业，再说穷学生也没有多少钱消费，难得从郊外的学校到市区——那时叫“进城”。一个学期进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那时我并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说“最熟是北京”，是因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说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数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数还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腻了。在北京，早上办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别去北京。

我希望最好是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差，那样富有新鲜感。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总是“黏”着北京，其中的缘由便因为北京是首都：

全国性的会议，大都在北京开；

出差办事，上这个“部”那个“委”、这个“办”那个“会”，都得去北京；

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的采访对象大多在北京。说来也怪，虽然人家称我是“上海作家”，可是我的作品却大都是北京题材。北京作家们笑我“侵入”他们的“领地”。

作为上海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我常常被文友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家’”。这里面，倒也有几分道理：除了我的采访对象大都在北京，我的作品也大都在北京出版。

在这“几分道理”背后，有着这样的理所当然的原因：一是我所从事的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创作，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我的采访对象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二是我的作品很多需要报审，在北京出版便捷一些。

其实，我也深感“远征”北京比写“近水楼台”的上海题材要吃力得多，但是，我却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访不可。

为什么我要“远征”北京呢？我曾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百老汇”在北京。当然，我所说的北京的“百老汇”，并非美国纽约“百老汇”（BROADWAY）那样的大街。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风云人物”汇聚在北京，成了中国的“百老汇”。我奔走于这样的白发世界，进行一系列采访。在我看来，北京的“百老汇”是我的创作之源。

于是，我不断地去北京，有一年甚至去了十来次，有时一个月内要去两次。

我去过纽约。那里的百老汇大街又宽又长，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宽达40来米，长达25千米。北京的“百老汇”，却“汇”在几处。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个高干大院采访，那里是北京的“百老汇”之一。被采访者问我：你是第一次上这儿？我说来过好多回，随口说出这里七八户人家的名字。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处“百老汇”——木樨地的一幢高干大楼——被采访者得知我曾来这里多次进行采访，建议我索性对每一家都进行采访——如果把这座楼里每家的命运都写出来，那就写出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缩影！

大抵是我反反复复去北京，北京某部门一度要我调到北京工作。我觉得这可以考虑。可是，对方只调我一人进北京。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调北京工作只得作罢，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处都不相同。这回住东城，下回也许住西城；上次住北郊，这次住南郊。这样，我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南西北，住遍了各个角落，而不像在上海，总是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

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对于北京的变迁比上海更熟悉：我

踏勘过五四运动中火烧的赵家楼，我细察过当年林彪所住的毛家湾，我寻找过北京大学“梁效”写作组的所在地，我曾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旧址”前踟躅，我也曾研究过当今的钓鱼台国宾馆哪几座楼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所在地……

每一回我去北京，都发现北京在变，这里冒出一幢新高楼，那里崛起一座新立交桥……

北京，浓缩着中国的现代史；北京的“百老汇”，聚集着中国现代史的见证人。

所以我说，最熟是北京。

应一家杂志之约，我写过《出差的一天》一文，记述1988年2月29日这一天在北京的经历：

像穿梭似的，我往返于京沪之间。昨天，我又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屋里开着暖气，比上海舒服多了。我“如卧春风”，睡了一个好觉。

清早一醒来，我就打开半导体收音机，一边听新闻节目，一边整理床铺。

刚刚吃过早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就来了。我的长篇《风雨琴声》（后来改名为《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经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审通过，在发排前要作些小的修改。这一回到北京，主要就是为了与责任编辑交换修改意见。

与责任编辑谈完之后，我就开始打电话。我在北京的朋友太多了，无法一一拜访，每一次来京，我只好进行“电话拜访”。比起上海来，北京的电话好打多了，接通率甚高。在一个多小时里，我一下子“拜访”了十几位朋友。从听筒里传来许许多多新的信息，使我如同“小灵通”一般，了解各界最新动态。

“他下班了”“他吃中饭去了”，几次打通电话，都传来这样的声音。我看了看手表。哦，快12点了。我也赶紧去食堂吃中饭。

撂下饭碗，穿上大衣，我就出发了。在电话中，我定下三个约会。时间很紧。

下午1点多，我到达团结湖，拜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李凌。走进他家的客厅，还是老样子，到处放满盆花。他还是那样的随和。为了写马

思聪，我曾采访过他。这次，我离沪之前，收到马思聪女儿马瑞雪从美国费城寄来的信，表达了希望回国看一看、走一走的愿望。李凌是马思聪挚友。我把马瑞雪的要求向他转达，商议如何安排她的归国之行。……当年的被迫出走者，如今愿意重返故国，这清楚地表明结束那场浩劫之后，知识分子对祖国充满“向心力”。

告别李凌，我走向毗邻的一幢楼，拜访老作家楼适夷——他正在客厅里练书法呢。五年前，我写《傅雷一家》一书时曾采访过他。那时，他住在北京站附近的四合院里。他是一个阅历非常丰富、记忆力强且又待人热忱的长者。这一回，我拿出录音机，请他回忆与姚蓬子的交往。一提起姚蓬子，他马上说，他已从《新观察》上看过连载的我的近作《姚氏父子》（姚蓬子和姚文元）。我说，我正在修改这部近30万字的长篇，所以请他谈谈姚蓬子——如今健在的熟知姚蓬子的老人已不多。楼适夷很详细地回忆了当年姚蓬子的种种情况，尤为重要是谈及他当年在南京狱中见到姚蓬子的情形。

匆匆从团结湖赶往北京饭店，正好4点半——这是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与我约定的见面时间。我离开上海前夕，收到她从瑞士寄来的信，告知2月24日抵京，并说这一次不去上海。真巧，我来北京了！她在电话中听见我的声音，显得非常高兴，想约我谈谈。她穿一件黑毛衣，一条茜红色的裙子，年已古稀，还是那样健谈。我们随便聊着。她谈起自己正在写作之中的《周恩来传》……我用录音机录下她的谈话。7点多，我们一起步入餐厅，吃过便饭之后，她又继续谈着。

一直到8点，我告辞了。我取出一份清样给她——那是她关于中国沙漠问题的一篇文章，去年秋天她经过上海时送给我，如今已译成中文，并排出清样。她看着清样，很高兴地说：“不仅我的小说被译成中文，我的科学论文现在也译成中文——我是一个既喜欢文学也喜爱科学的人！”

回到招待所已是晚9点多了。一进大门，服务员便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好几个电话号码，那是下午打来找我的电话。我忙着给他们一一回电。

打完电话，才回到房间。刚坐下，一位编辑敲响了房门，随后与我谈到深夜。我送走了他，赶紧整理今天的采访笔记和录音磁带。然后，又把从上海带来的关于梁实秋的资料重看一遍，因为明天已约好采访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我已答应为《上海文学》写梁实秋。

哦，已不是“今天”——我一看手表，已是凌晨1点。

## 在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

我第一次接触陈云，是在1978年。当时，我在采写20多万字的《高士其传》。听高士其说，陈云在延安时曾称高士其为“红色科学家”。为了慎重起见，我希望能够得到陈云的证实。

于是，我前往北京三里河，拜访陈云夫人于若木。当时的于若木每日骑自行车上班，她在办公室里很热情地接待我。她谈了自己对高士其的印象之后，对于“红色科学家”之称表示无法肯定，要回家问一下陈云……

两天后，我给于若木打电话。她在电话中说，已经问过陈云，他不记得曾称高士其为“红色科学家”……

陈云的记忆力极好。他说“不记得”，其实也就是说，他没有讲过那样的话。这是陈云给我的最初直接印象。

此后，我在各种采访中不断接触关于陈云的生平史料，很多人谈起了陈云。我开始注意起陈云，做了写作陈云传记的种种准备：

我曾专程前往陈云家乡——上海青浦练塘——采访，受到热情接待；

我在江西南昌，来到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工厂采访，还拜访了当时负责陈云生活的马骏以及陈云所住招待所的所长；

我在北京采访了陈云的老秘书……

在陈云去世之后，由于香港明报出版社的“催逼”，于是我坐到电脑前，把有关陈云的词组如“于若木”“青浦”“练塘”等等输入电脑。

那一段时间，我主要在上午与夜晚写作，下午则用来处理其他工作。

那一段时间，明报出版社不断来电话询问进度。他们告诉我，《明报》已经刊出“叶永烈新著《陈云全传》”的大幅广告，还刊登了《陈云全传》的封面。这新书广告，在香港《明报》登了几次。

那段时间，妻帮助我把书中的引文——陈云的文章——从《陈云文集》中输入电脑。